

憶吾師

楊靜熙 (2012年6月14日)

孜孜花甲步未閒 (註一)
學子隨師草木間
未逢當年秀英竹 (註二)
攀登大帽覓毛蘭 (註三)

我當時雖然主修動物學，但之後四十年與胡教授一生仍斷續有交會。1975年做崇基助教時，參加港大中大教師訪問團回國觀光。回程在廣州陪她離團，留下來探訪中山大學與植物學家交流。她時刻不忘做學問，都不放過每個機會。1980年我需從英國去美國完成研究課題，順道去哈佛大學看望她。在 Boston Commonwealth Avenue 上，她開著車指點兩邊路旁盛開的玉蘭和連翹，對我說：『都是從中國引入的品種』。又帶我通過哈佛廣場，上博物館去觀賞精緻的玻璃花。我每每返港探親，多次回中大校園，總能在植物標本室找到她，都是滿面可親的笑容，款款而談。一次她給我影印一張照片，說是在四川與當地一位少數民族女子於野外採標本，貪好玩換了她的民族服裝穿。當年她就只有這張相片可寄去哈佛申請獎學金。她哈哈打趣道：『也許是我這個少數民族打扮，替我贏得獎學金』。2010年我們一班暉社同窗聯袂拜訪印象猶新，2011年崇基金禧之慶時得悉她臥病醫院而往探望，2012元宵翌日在安老院的祝壽就成了師生兩人最後的相會。痛聞她與世長辭之際，我卻身在異地。悼念她對學生的口導身教，對科學及社會的畢生貢獻，敬慕之餘，又何悲之有？

頌吾師 調寄《浪淘沙》
學問綻金陵，巴蜀精英。
翻山越嶺覓冬青。
三百新株全鑑定，勁幹波城。(註：波士頓哈佛)
中大導師情，猶記顏聲。
畢生盡瘁邁途程。
豈止三冬秀英竹，留世芳榮。

註一：1971年讀崇基生物系二年級，選修胡秀英教授的 Local Flora 一科。她年愈六十，但精力充沛。一班同學每跟她到野外考察辨認植物，都要快步緊追，才趕得上聽她講解標本。

註二：尖山上的秀英竹是她1981年才發現和命名。

註三：小毛蘭是香港最小的野生蘭。她不顧疲倦，堅持我們走遍大帽山，終於找到當時無花而不顯眼，只有兩塊細小肉葉的植物。